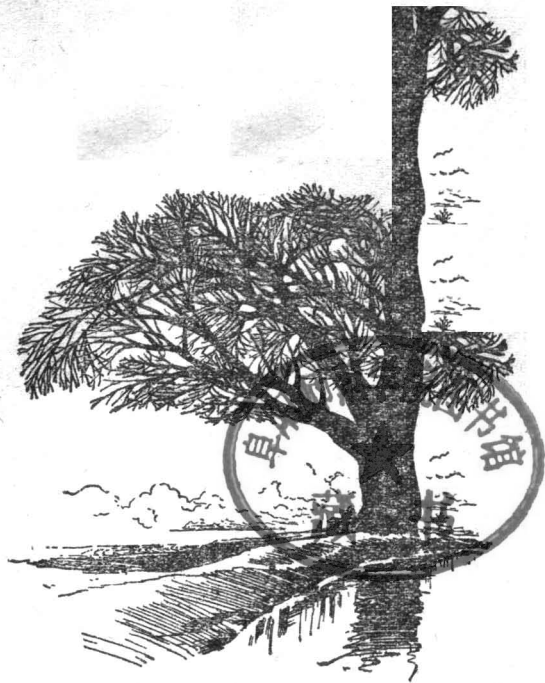




西流水的孩子們

周而復著

少年兒童出版社



西流水的孩子们

周而复著

李天心繪图

少年儿童出版社

內 容 提 要

抗日战争时期，在晋察冀抗日民主根据地里，一群热爱祖国的儿童，亲眼看到日本鬼子的残暴烧杀行为，激起了无比的愤怒，就下了决心要抗日。他们站岗放哨，掩护干部，协助八路军探听消息，拔掉岗楼，粉碎“扫荡”，弄得敌人狼狈不堪，不是逃走，就是缩在乌龟壳里不敢出来。在共产党领导广大人民的围困攻击下，敌人没有办法在我国的土地上站住。这些孩子们在和敌人斗争中成长起来，成为保卫伟大祖国的战士。

西流水的孩子们

周而复著

李天心绘图·装帧

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

(上海延安西路1538号)

上海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014号

上海市印刷五厂印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

书号：文0042（高）

开本787×1092毫米 1/28 印张6 8/14 字数117,000

1956年7月第1版 1956年7月第16次印刷 印数237,001—329,000

统一书号：R10024·1139

定价：(4) 0.38元

目 录

一	沙滩上	1
二	厢房里的秘密	11
三	哨岗	15
四	月夜偷襲	24
五	圍村	36
六	青紗帳里	47
七	血腥的暴风	57
八	拴拴有心事	61
九	沒有武器的战斗	68
十	惊喜	76
十一	火車	83
十二	課堂以外的課堂	88
十三	封鎖綫内外	94
十四	母子俩	103
十五	新天地里的新人	112
十六	怀念那条小馬枪	120
十七	牛家灣的溫暖	129

十八	赤紅的光輝·····	134
十九	崗樓上的傳奇·····	144
二十	拆崗樓·····	149
二十一	盼望·····	155
二十二	又一次請求·····	161
二十三	模範團的戰士·····	164
后 記·····		170

沙 滩 上

当当……当当……当当……当……

下课的钟声在西流水村小学的上空响着。课堂里的小朋友們站了起来，順着次序，一个个走出了課堂。一出了課堂，就象一窠小蜜蜂似的，連蹦帶跳，飞也似地跑开了。他們身上背着木制的大刀片，刀柄上拴着紅綠布的纓子，在热風里飄呀飄的，一路唱着叫着走出了校門，愉快活潑的歌声在空中浮蕩着。

小朋友都走光了，只有拴拴一个人还留在課堂里。

拴拴是个聪明的孩子，只是有点儿胆小。老师讲的課他全懂。他今年才十二岁，可是看上去象个十三四岁的娃娃。他家里只有娘一个人，穷得連一甬地也沒有。起先靠爹在外村攬短工为生；爹病死了，就靠娘。娘閑下来磨点豆腐卖卖，紡点紗換錢，靠一双手劳动，維持这个家。拴拴本来沒有錢讀書，也沒有工夫上学，——有工夫要去拾粪，放牛，做点营生，也好帮娘一把手。过去拴拴常受財主孩子的奚落，他忍气吞声，有苦沒地方訴，娘就是知道了也沒有办法。抗日民主的新政权成立了，村里有了小学，冬学，識字班……都不要錢，誰都可以上。張老师的粮食是村公所出的。娘爭口气，也让拴拴背书包上学堂。拴拴知道念书

不容易,就特別下死工夫:別人玩,他念書;別人吵,他还是念書。他在班里功課最好,別人不懂的,他幫助別人;大家不懂的,張老師总是叫他講給大家听。下課以前,他就給四喜子他們讲了国民公約的道理。

拴拴看大家都走了,他連忙把筆墨整理好,放在書包里;拿起国民課本第二册,瞅到国民公約下一課,他有点不懂,捧着書本,走到張老師面前,恭敬地問道:

“張老師,這一課是什么意思?”

拴拴总是把第二天老師要上的課自己先看一遍,不懂的地方就記下來。第二天張老師一講,他就很容易記住了。現在他問的這一課是一個故事,題目叫做“好男兒要愛國”。

張老師揮去袖子上的粉筆灰,低下頭去看了一遍,把大概的意思講給拴拴听。拴拴又問了兩個生字,才把課本收到書包里。他把小手放在額頭上,給張老師敬了一個兒童團的禮,然後慢慢走出去。

這時教室內外鴉雀無聲,烈日已經偏斜了。

張老師得意地走出教室,微笑地望着拴拴的背影。他心頭忍不住的歡喜,這些小孩子,特別是拴拴這個小孩子,在他辛勤的教養下,一天天成長起來了。他一直望着拴拴慢慢走去,背影看不見了,才不舍地走回來。

拴拴向西流水村邊沙灘那儿走去。

西流水村是冀西山岳地帶外面的一個平原莊子,離縣城不過十六七里子地,全村只有四五十戶人家。村子不大,因為是平原地帶,是游擊區,離城里的敵人很近,又是入山的大道,便成為一個重要的去處。六區區公所就扎在這村里,和敵人做着公開與秘密的複雜鬥爭。

村外不到半里地是唐河，从恒山脚下流出来，到这儿绕了一个弯，往西流去，约莫弯了半里远近，才又浩浩荡荡向东方流。这村子因此叫做西流水村。唐河三年两回变，河床不固定，发一场大水，东岸的良田成了河床，原来的河床，变成西岸的一片沙滩。这沙滩是西流水村儿童团的活动场所。

小玲子他们下了课，就到了这儿。大家抽出背上的木刀，飞舞起来，小玲子在这一群娃娃里杀进杀出，好不威风。妞儿噗咚一声，坐在沙滩上，她斯斯文文在堆山造房子。有的到枣树林里，攀折了一根枯枝，当做一匹马，放在裤裆中间，一边叫着嘟嘟囔，一边在沙滩上奔驰开了。

四喜子是西流水村的儿童团的团长。他掏出一个哨子，嘟嘟吹了几声，高声叫道：

“集合，集合！”

三十几个娃娃，一字儿排开，向四喜子的拳头看齐，排得整整齐齐的。站在排头的是小玲子。

“咱们打仗玩儿，好不好？”四喜子问大伙。

小玲子从队伍里蹦了出来，把木刀片在空中绕了一个圆圈，大声说：

“好啊！好啊。”

小玲子对队伍一招手：“跟我来打吧。”

四喜子制止了他：

“打仗也有个规矩才行，不能乱来。咱们先报个数儿，分开两边，再打仗。”四喜子过去把小玲子推回到队伍里，说，“站好了，你先报数。”

他只好退回两步，拉长嗓子说了一个“一”字，便在原来的地方跳

着，手痒痒的，想动手哪。他旁边的人接着数下去，数到最后是三十二个。四喜子叫单数站出来，一边十六个。照理，四喜子该是三十三，也是单数，应该和小玲子在一边，但是双数没有头儿，蛇无头不行，打仗怎么好没一个头儿哩。四喜子对小玲子说：

“你带单数，我带双数，好不好？”

“好，”小玲子马上想到人数不对头，双数加上四喜子便多了一个，他说，“不行，你们多一个。”

“多一个就多一个。”

“不行，那给咱们多一个不好吗？”小玲子抢着说。

正在难以排解的当儿，拴拴从枣林那边走出来了。

拴拴背着书包，漫不经心地走着。四喜子叫他，他不知道什么事儿，连蹦带跳赶了来。小玲子过去要他加入单数打仗。

拴拴退后一步，怯生生地摇摇头：

“我不打仗，我不打仗！”

“为啥？”小玲子逼上一步。

“不，不为啥！”拴拴又退后一步。

“你怕是不是？”

妞儿看小玲子对拴拴恶声恶气，她心里有点不服，她不满地向小玲子撇嘴。

“我，我不怕，”拴拴想起早几天打仗玩，妞儿的脚给碰破了皮，他是有点儿怕打仗，嘴上却不承认。

“不怕，跑什么？咱们西流水村的人，就没有你那样儿胆小的！丢咱们西流水村的人！”小玲子在腮巴子上羞他一下。

拴拴給羞得臉通紅，他掉頭就跑，一邊說：

“娘等我回家吃飯呢！”

小玲子飛奔上去，象老鷹抓小雞似的，把他抓回來，說：

“你敢走！”

拴拴哀求的眼光盯着四喜子說：

“四喜子，你讓我回去吧，回去遲了，娘知道我在外邊打仗，又要罵我了。”

四喜子拍拍胸脯，小腦袋瓜子一擺，說：

“有我哩，不要緊，就說是兒童團上操。”四喜子回頭一看，太陽快落山啦。陽光照着枣樹梢，照在他們身上，沙灘上鋪着凌亂的人影，——時候不早啦。他急着說，“別怕了，玩一會兒，好回家吃晚飯。”

妞兒說：“快點兒玩一陣，咱們一道回家去。”

大伙勸拴拴。拴拴沒法，他勉強強強參加了小玲子這邊。大伙見他答應，都拍起掌來：歡迎他。他很細心地把書包解下來，放在一旁，怕待會兒打仗弄壞了筆墨硯。

小玲子在和四喜子爭名稱：小玲子這一隊要當中國兵，四喜子這一隊也要當中國兵，那麼，誰當日本鬼子呢？沒有日本鬼子打不起仗來啊。雙方爭持不下，小玲子想了一個法兒：猜拳，誰贏了，讓誰先挑。好，小玲子把手放到腦袋瓜子後面去，四喜子也把手放在屁股後面，兩個人嘴里都念着“咚咚噲，咚咚噲”，念了三遍，就出拳。小玲子想四喜子一定出紙，他伸出食指和中指，出了剪子，以為一定剪了四喜子的紙。四喜子這家伙可鬼，他竟然沒出紙，伸出一個小拳頭，是石頭。剪子碰石頭，小玲子輸了，他沒話說，只好當日本鬼子了。

双数的人，都集合到南边去；小玲子带着单数的人到北边来了。小玲子抢先布置好，他手里拿着木刀片，指挥进攻了，看见四喜子还在对面跑来跑去，便粗声粗气问道：

“弄好了的没有？”他用日本腔说，“大日本皇军要进攻的有……”

四喜子在那边站起来，直摇头：

“等一等进攻，咱们还没有弄好呢！”

小玲子听见这话很得意，他命令道：

“快快的，快快的。”

四喜子把所有的兵力都放在第一线，分成两翼，他自己在中央指挥。每一个娃娃旁边都集中了不少沙子和石子，四喜子自己准备得更多。他对两旁的小兵说：

“打仗不要怕，咱们先不动，等他们不留心，咱们就一口气冲过去，捉几个俘虏来。你们听我的命令！”

“好。”妞儿伏在地上说。

双方阵地距离不到二十步远，都伏在地上等候命令。拴拴伏在沙滩上，心卜咚卜咚地跳，这颗心就象是要从嘴里跳出来似的。他想逃走，可是逃得掉吗？小玲子就在他的屁股后头啊，不逃，就要真打仗了啊，他简直不敢往下想，更不敢向四喜子那方面瞅一眼，他闭着眼睛，只希望小玲子早点下命令不打，那就好啦。

小玲子和四喜子互相喊了几句话，便开火啦。开头，日本鬼子这边真够猛，小玲子在机枪阵地那儿，先发制人，指挥小射手们扔石子。

对方给打得没有动静。前面的人胆子大了些，连拴拴也抬起头来望了一眼：敌人可远着呢，怕个啥。他跟大家一样，把木刀片当了步枪，两



只手端着，稍为翘了起来，做出向对面放的姿势，嘴里不断叫着：

“砰……啪……”

四喜子那边竟然一声不响，拴拴奇怪啦：怎么，四喜子他们睡觉了吗？不会的，打仗不准睡觉的。为啥不响呢？这事情，真是古里古怪。

四喜子带着大伙儿在沙滩上往前爬呢，拴拴他们还不知道哩。小玲子弯着腰，跑到第一线，下命令也叫他们进攻，他们却不敢动，小玲子急哪，他涨红着脸说：

“谁怕死，不进攻，就不要鼻子！”

拴拴没办法，跟着大伙儿慢慢向前爬。他一边爬，一边回过头来望望后面，小玲子站在那儿哩，他只好慢慢向前爬。

拴拴爬了一阵，停下来，仰起头，瞅见四喜子右手拿着那把木刀片，左手不时向他们这边挥去，嘴一动一动的，不知说些什么话。他们一个

勁往前爬，拴拴心慌了，身上發軟了，兩條腿和兩只胳膊象是不屬於自己的了，爬在沙灘上動不得。

小玲子看到只有拴拴一人落伍，他在後面直叫：

“拴拴，往前沖啊，咱們放槍幫助你！”

拴拴沒動，小玲子又叫了：

“沖啊！”

拴拴閉緊眼睛向前爬，可是爬得還是不快，他一個人落在後面。

小玲子他們爬過去，四喜子他們沖過來。雙方前進，碰個正着，你抱着我，我抱着你，扭着一團。四喜子看拴拴一人落后，還在沙灘上爬哩，他憑着自己的力氣大，沖出重圍，過去一把抓住拴拴。拴拴力氣小，沒一個幫手，孤孤單單，果然讓四喜子捉住了。小玲子在後面焦急，他慌忙趕上來，但又怕被四喜子捉住，指揮官叫人家捉住，多丟臉啊。他把手中剩下来的石子，向四喜子扔去。

這個石子不偏不歪，恰恰打在四喜子的右手食指的關節上，擦破了一塊皮，頓時流了滿手指的血。

四喜子感到右手上不知給誰打了一下，並不在意，他仍舊緊緊抓牢拴拴，眉飛色舞，大叫道：

“捉住一個俘虜了，捉住一個小日本了……”

他這麼一說，單數的人都慌了，無心戀戰，只想逃命，陣容渙散。雙數的又捉住他們兩個，中國勝利了。四喜子把拴拴和另外兩個俘虜都派人押着，把俘虜的手反過來，兩個人押着一個，跟隨四喜子，走到寒林外邊一塊岩石那兒。四喜子爬到岩石上坐了下來，儼然象一個法官模樣兒，很威風地說：

“把小日本俘虏带上来！”

两个差人押着拴拴走过去。拴拴笔直地站在四喜子面前，垂着两只手，哭丧着脸，真好象一个待审問的犯人。仗打过了，小玲子他們見沒有了，从后面慢慢走上来，圍在外面看，心里又是好气又是好笑：气的是打了败仗，笑的是四喜子审問俘虏，蛮好玩儿的。

四喜子用手向自己大腿上一拍，学着大人腔調，問道：

“你这个小小日本，为什么要欺負咱們中国？快快給我招来！”

“我，我不是日本。”拴拴不服气地說。

“你不是日本，是什么？你已經被我們捉到了，还想賴嗎？”四喜子故意吼道。

旁边望着的人，低声对拴拴說：

“你不是当日本鬼子的嗎，怎么忘了？”

拴拴急着辯正道：

“我不肯，是小玲子要我当的。我不是日本嚀。”

小玲子躲在背后，搗着嘴笑了。

四喜子見他不承认，連忙又大叫一声：

“你这个小小日本，落在中国人手里，你敢不承认，哼！”威风凜凜地瞪了他一眼。

最后他又加了一句：

“快說！”

四喜子用右手的食指，点一下拴拴的鼻子。四喜子忽然哎哟一声，大伙吓了一跳，以为出了什么大事，原来是他受伤的手指痛了，剛才兴奋，不在意，現在伸出去，給晚风一吹，一陣痛楚，忍受不住，就叫了一

声。手指上的血流出来，滴了两滴在沙滩上，两三粒沙子给染得鲜红，如同赤红的小珠子一般。妞儿指着四喜子的手指说：

“破了！四喜子……”

四喜子若无其事，他在岩石上掏了一点土，向伤口上一按，满不在乎，仍旧指着拴拴问：

“快说！”

拴拴想日本鬼子欺负中国是不对的呀，他有什么道理说呢？真倒霉，自己怎么当了日本鬼子呢？只好认错，以后不当了。他回答：

“我不是真日本，我是假日本，我叫拴拴。”

“假日本也要说。”四喜子逼紧一句。

小玲子在后面插嘴道：

“都是假的啊，拴拴，说了不要紧。”

拴拴想想这话可对，原来就是假的嘛，他就说了：

“咱们日本欺负中国，是不对的，以后不欺负你们了。”

“好，好，这个小日本改过了，把他放了吧。”四喜子下了命令。

拴拴慌慌张张走出去，看着四喜子那一副神情，心里却又有点羡慕。他去拿沙滩上的小书包。

枣林梢上的太阳光，不知道啥时候没有了。到唐河边饮水的牛群，陆陆续续往村里走去。村的上空给一片炊烟笼罩着。

拴拴背上书包，肚子有点饿了，正打算回去，村里传出一位妇女的叫声：“拴拴，拴拴，你死到哪里去哪？还不回来祭饭，这个没魂的鬼，拴拴……”

拴拴听见是娘叫唤，撇下四喜子他们，飞奔上去。四喜子见他走了，

想起一件事，連忙追上去，对拴拴說：“拴拴，明天是我們两个人的崗，你別忘了。”拴拴一边走一边說：“我知道，忘不了。”娘走到村口，在四下張望。一眨眼功夫，拴拴跑到她面前。她一把抓住拴拴的手，嘴里嘀咕着：

“这是啥时候哪，玩得連飯也不要吃了……”

娘把他往村里一拉，恶声恶气地說：

“还不快滾回去！”

厢房里的秘密

拴拴回到家里，鍋里的飯菜已經熟了。

娘把鍋盖一揭，只見一股白气往上冒，当中滿是金黃的棒子窩窩头，窩窩头下面是半鍋菜湯，里头漂着几片青菜叶子，稀稀拉拉的。拴拴一看見窩窩头，肚子就餓了。他伸出手去，想拿热鍋头上的窩窩，还没拿到，啪一下，給娘打回来了：

“小鬼头，也不怕燙了手。”

拴拴縮回手来，把小食指放在嘴里咬着，哭咽咽的，眼睛盯着鍋里。娘把自己的手，先到瓦盆的冷水里浸一浸，才拿了一个窩窩。娘舀了一碗菜湯，放在台阶上，又把剛才拿出来的窩窩吹了吹，上面冒的热气沒有了。窩窩到了拴拴手里，不燙了。他張开口就狠命咬了一口。娘忽然从他手里夺过去，对他讲：

“先喝口湯，再慢慢吃。吃这么快——噎死你！”

拴拴蹲到台阶上去喝湯。他一边吃，一边望着娘。娘今天真奇怪，平常一頓飯只在鍋里烙几个窩窩，娘儿两个就够吃了，今天却蒸了一大

鍋，要这些窩窩干什么呢？拴拴想：是不是有什么人来了呢？娘把窩窩拾到一个小筐子里，另外又舀了两大碗湯，她端起来，又放下了。娘瞅了拴拴一眼，看他快吃完了，便催他：

“快吃。”

拴拴不知道娘說真話还是假話，早一会要他慢慢吃，現在又催他了。拴拴本来吃飯快，这一催，更快，呼啦呼啦，一眨眼工夫，連窩窩帶湯，吃得一点不剩。娘叫他过去，他用手把嘴一抹，手里滿是窩窩屑，他又向褲子上一擦，給娘看見了，走过来，打了他一巴掌：

“要死啦，看你把褲子弄的，以后叫你自己洗，你不洗，就让你一辈子穿这条褲子。”

拴拴吓得慌忙把窩窩屑擲掉。娘指着灶台上的窩窩說：

“給我端到后头厢房里去。”

“給誰吃？”

“跟我走就是了。”

他端了一小筐子窩窩，跟在娘屁股后头，走进厢房。吓，屋子里有两个人哩。最近秘密抗日区公所移到拴拴家里。白天区长不在这儿，黄昏时分才来，晚上有时就住在这儿。屋里两个人，拴拴認識一个：夏区长。另外那个县游击队副大队长，拴拴却一点也不認識，是头一趟到他家来的。夏区长看上去不过三十来岁，穿着一身紫色斜紋布褲褂，头上包了一个白手巾包头，腰里暗暗藏了一把二号枪牌小手枪，只有对襟夹袄口袋上別的那支“新民牌”自来水笔，露出一一点他的身份，并不是一个普通的农民。但从外表上看，誰也不知道他就是这一区的区长，更没有人知道他也是这一区的共产党区委书记。